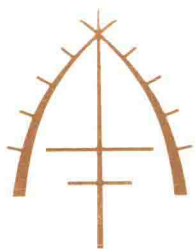


英国特工阿申登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 III

[英]毛姆 著

陈以侃 译



W. Somerset Maugham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W. Somerset Maugham

Volume 3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国特工阿申登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 III

[英] 毛姆 著

陈以侃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特工阿申登 / (英) 毛姆著; 陈以侃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

(毛姆短篇小说全集; 3)

ISBN 978-7-5598-1347-3

I. ①英… II. ①毛…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457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http://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责任编辑: 雷 韵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209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 1   | 序          |
| 3   | 金小姐        |
| 62  | 没毛的墨西哥人    |
| 130 | 茱莉亚·拉扎里    |
| 194 | 叛徒         |
| 258 | 大使阁下       |
| 314 | 哈灵顿先生的送洗衣物 |
| 384 | 疗养院        |

# 序

## Preface

短篇集第三卷的篇目安排和其他几卷不太一样。那三个集子里我都放了一些背景设在马来亚的故事，它们太长了，为了让读者能歇口气，我又把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故事穿插其间，于是每一卷的篇目都可大致分成一组一组的长短故事。可我还有一些故事是关于一战时情报部门的一个特工的，我给这个角色取名叫阿申登，虽然故事都写得很长，我只觉得，既然都因为这个角色相关联，不妨就把它们放到一起。这些短篇都源自于我自己战争中的经历，但我很想提醒读者万万要记得这不是法国人所谓的“报告文学”，而是虚构的小说。之前把这些故事结集的时候，我曾在序言中说过，真实发生

的都是蹩脚的故事。首先是毫无缘由地铺垫很久，絮絮叨叨没有重点，最后潦草收场，既无结论，还留下许多没有了结的线索。间谍工作大体上十分单调，做的很多事都毫无用处。它能提供的写作素材也很琐碎、空洞，作者要自己把那些材料变得连贯、精彩、可信。这也正是我在这个系列中试图做到的事。

## 金小姐

Miss King<sup>1</sup>

阿申登是个职业作家，战争打响的时候他人在国外，直到九月初才回到英格兰。回国没多久，正好去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中年上校，不过上校的名字被引见时他没有听清。两人聊了聊天；阿申登正要离开的时候，上校走过来，问道：

“我说，不知你是否愿意到我那里做做客，我很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当然愿意，”阿申登说，“随时可以。”

---

1 收录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集《英国特工阿申登》( *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 )。

“明天十一点如何？”

“没问题。”

“我把地址写给你吧，你身上带着名片吗？”

阿申登递给他一张名片，上校用铅笔草草写下街道的名字和门牌号。第二天上午阿申登如约找去，发现这条街上两边都是些粗俗的红砖房子；一度这个区域在伦敦是很抢手的，但现在大家找房子，如果想要个时髦的住处，已经看不上这里了。根据名片上的地址，阿申登找到了那栋房子，看到上面挂着一块“待售”的标示；百叶窗帘紧闭，找不出有人在里面居住生活的迹象。阿申登一按门铃，就有一个军士从里面开了门，速度之快吓了他一跳。对方也没问阿申登是来干什么的，径直领他往里走，到了一个长长的房间里。显然，这里曾是个餐厅，有些富丽的装潢，但此刻摆了些简陋的办公家具，显得极不相称。阿申登觉得自己像是到了一个掮客做买卖谈生意的地方。那位上校看阿申登进来，就站起来和他握手。后来阿申登了解，这位上校在情报部门的代号叫“R”。他比中等个头略微高出一些，身材瘦削，面色泛黄，一脸深深的皱纹，白头发有些稀疏，留着一个人



中胡。你一见他就会注意到他两只眼睛靠得很近，怕是再靠近些就要被人说成是对眼了。但那又是一双冷酷的眼睛，而且极为警觉，见到阿申登时还露出一种狡黠的神色。这不是一个初次相见你会信任或喜欢的人。他的态度倒是足够和气。

他问了阿申登不少问题，然后也不做太多铺垫，提出阿申登有很多适合情报工作的特质。阿申登对好几门欧洲语言都略知一二，而且他的本职工作是再好不过的幌子，以写书为借口，可以进出任何中立国家，也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谈到这一点的时候，R说道：

“其实，你应该可以从中挖到不少将来很有用的材料。”

“这我倒是欢迎的。”阿申登说。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就几天前发生的事，绝对担保它的真实性；当时我就觉得这故事要是写出来绝对好看。有个法国部长得了伤风去尼斯养病，随身的公文包里带着几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东西。好了，到了那里没过一两天，他在一个可以跳舞的餐厅勾搭上了一位黄头发的女士，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长话短说，部长带女士回到酒店——不用说了，这本就是很欠考虑

的事情——第二天醒过来，那位女士和公文包都不见了。前一晚回到酒店他们还喝了几杯酒，他的说法是那个女人趁他不留神给他酒里下了药。”

R 讲完故事看着阿申登，那双凑得很近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就说很精彩吧？”他问道。

“你之前好像说这是几天前发生的？”

“就是上上星期。”

“不可能，”阿申登大声说道，“你想啊，这段故事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演了六十年了，大概写进了一千本小说。你是想说现实花了这么久才勉强赶上我们这些编故事的人？”

R 听了这话有些烦乱。

“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把名字和日期都透露给你，真的，就因为丢了那个公文包，给协约国真是惹了说不尽的大麻烦。”

“这么说吧，先生，要是你们情报部门只有这等货色，”阿申登叹口气道，“恐怕就不能指望冒充什么灵感源泉了。这样的故事我们是真的写不下去的。”

他们只聊了一会儿，就把事情都商议妥当了，阿申

登起身告辞的时候，已经把接到的指令全都记得一清二楚。他明天就会出发前往日内瓦。R 跟他说的最后几句话，正因为它们听上去随意才让人难忘：

“在你接受这份工作之前，我觉得有一件事得先让你知道。你要记住：如果干得好，没人会感谢你，如果出了事，没人会救你。你觉得这样的工作适合你吗？”

“简直量身定做。”

“那我就在此跟你道别了。”

阿申登此时正在回日内瓦的路上。暴雨下了一夜，从山上吹来的风格外凛冽，虽然湖水波涛滚滚，这只笨重的小汽轮倒是顽强地一直在缓慢前行。大雨正变成冰雹，伴着一阵阵愤怒的狂风，斜斜地打在甲板上，就像一个烦人的女子反复纠缠着同一个话题。阿申登之前去了趟法国，就为了完成一份报告并把它递送出去。一两天之前，大概是下午五点钟，他手下一个印度特工来他的套间找他；阿申登没出门完全是运气，因为他们并没有约好，而之前给那个印度人的指令是只有十万火急之时他才可以来酒店找阿申登。他汇报说，柏林的德国情

报部门派了一个孟加拉人过来，带着一个黑色的藤箱，里面装了好几份英国政府会很感兴趣的文件。当时同盟国正竭尽所能在印度煽动骚乱，让大英帝国不但不能移走兵力，甚至还要从法国再调去一些支援。他们发现可以在伯尔尼<sup>1</sup>找个罪名逮捕那个孟加拉人，至少让他也过两天轻省日子，但那个黑色的藤箱却找不着了。阿申登的这位特工人很勇敢，脑子又灵活，和一些背弃大英帝国利益的印度人来往甚多，他刚调查出那个孟加拉人去伯尔尼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把那个箱子留在了苏黎世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现在他被关在监狱里等着判刑，那张可以取出行李的凭据<sup>2</sup>也就无法交到同党手中了。德国情报部门迫不及待要拿到那个箱子里的文件，既然明面上的正常手段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他们决定当晚闯入火车站，盗出那个藤箱。阿申登得知这个聪明又大胆的计划，不由得为之激动（因为他绝大部分工作都乏味无比）。他看得出其中的豪放和莽撞是谁的手笔：在伯尔尼

---

1 Berne，也作 Bern，位于瑞士西半部领土中央，1848年后定为首都。

2 原文为法语。本书正文中仿宋体字，若非另行注明，其原文皆为法语。

负责德国间谍活动的头目确实是这样一个人。这次夜盗计划安排在明晨两点，现在是半刻都不能耽搁了。他觉得跟伯尔尼的英国特工用电话或电报沟通都不稳妥，另外，那个印度特工去不了（他来见阿申登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旦离开的时候被人发现，哪天被发现背上插着刀浮在湖面都不意外），所以阿申登只好自己跑一趟。

有一班火车正好可以赶上，他一边跑下楼，一边戴好帽子、披上外套。他跳上一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阿申登已经按响了伯尔尼情报总部的门铃。他的身份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阿申登报的也正是这个名字。但出来的是一个阿申登没有见过的高个子，面容倦怠，一言不发地领着他进了一间办公室。阿申登说了这一趟奔波的来由，高个子看了一眼手表。

“我们出手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要赶去苏黎世时间不够。”  
他想了想。

“我们会让瑞士政府处理此事，他们可以用电话联络。要是那些德国友人真干得出入室抢劫这种事，我敢保证他们会发现今晚那个火车站一定守卫森严。不管怎样，你还是尽快回日内瓦吧。”

他跟阿申登握了握手，把后者送了出来。阿申登很清楚事件之后的进展他将无从知晓了。在这个复杂而庞大的机器中，他不过是个小小的铆钉，从来享受不到见证大功告成这样的好事。要他担责的可能是开端或收尾，也可能是中段的某些小环节，但自己的付出引发了什么结果，他却很少能确知。这种缺憾之感很像那些当代小说，只给你几个互不相关的片段，要读者自己在头脑中把它们构建成某个连贯的故事。

虽然阿申登穿着皮大衣，围着围巾，但还是感到彻骨的寒意。船上交谊厅里是很暖和的，也足够明亮，可以看书，但阿申登想了想，怕有哪个也是常年在外奔波的乘客认出了他，猜疑他为何不停地在瑞士日内瓦和法国托农之间往返，所以尽管寒冷、无趣至极，他还是努力找了个能遮挡一点风雨的角落，坐在黑暗的甲板上。阿申登朝日内瓦的方向看，看不到灯光，冰雹渐渐化作大雪，遮蔽了所有可以辨认远近的地标。好天气下的莱芒湖<sup>1</sup>精美得毫无瑕疵，就像法国庭院里人造的水景，可

---

1 Lake Lemman，又称日内瓦湖，北岸属瑞士，南岸属法国。

在疾风骤雨之中，它却也像大海一样诡秘与骇人。阿申登想好了，一回到自己的酒店，就要在客厅里的壁炉生火，泡个热水澡，穿睡衣睡袍在炉火边舒舒服服地美餐一顿。想到可以抽着烟斗看一晚上的书，这个念想是何等惬意，眼下再怎么难熬，倒也值了。两个船员腾腾腾从他身边经过，为了避开迎面打来的雪珠，都低着头，其中一个朝阿申登喊了一句：“我们到了。”他们去船侧拉起一根横杆，这是要放乘客往下船口通行。虽然周围依然黑漆漆的都是呼啸的风雨声，阿申登定睛一看，已经朦朦胧胧看出码头的光了。这自然是他盼望许久的景象。两三分钟之后，船已经系稳，阿申登围巾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挤在一小群乘客中，只待下船登岸。虽然这条航线他坐过那么多次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周过一次湖，去法国呈递报告，领取新的指示——但这样等着上岸的时候总还是微微有些忐忑。他护照上并没有说他去过法国，这条船沿湖在法国边境上靠岸两次，但起讫点都在瑞士，所以他可以号称自己去了沃韦<sup>1</sup>或是洛桑。但

---

1 Vevey, 瑞士沃州城市，位于莱芒湖北岸，洛桑向东不足二十公里。

他也不敢断定秘密警察还没注意到他，要是在法国上岸被跟踪，那护照上的空白就不好解释了。当然他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但阿申登自己都承认那样的解释没有多少说服力，纵然瑞士当局无法证明他就一定不是个瞎逛的游客，但若真是被拘留两三天一定受罪，然后还会被不由辩驳地遣送出境，就更是屈辱不堪的一段旅途了。瑞士人知道他们的国家到处上演着不可告人之事，主要城镇的酒店里出没着各种特工、间谍、革命者和动乱分子，他们又极为珍惜自己的中立地位，任何会把瑞士牵扯进对战双方的行径，瑞士人都一心想想要杜绝。

和往常一样，两个警官站在码头上看着乘客上岸，阿申登尽力摆出无忧无虑的样子通过了关卡，大为释然。他踏入暗夜之中，脚步却轻捷起来，朝酒店走去。天空中的风雨依然狂躁，像是看不起这精巧的湖滨步道，把一切都扫荡得凌乱不堪。店门全紧闭着，阿申登难得遇上几个行人，都蜷缩着身子，畏畏缩缩侧着往前走，就好比身后的未知中有迁怒一切的厉鬼，人们只顾逃命。在这严酷的黑夜里，你会觉得文明的世界意识到自己的造作可耻，在大自然的震怒跟前只想找地方躲藏。迎面



扫来的已经全是冰雹了，人行道很是湿滑，所以阿申登走得格外小心。酒店的大门正对着莱芒湖，有一个跑腿的小伙替他开门，阿申登进来还带着外面的一阵大风，把前台的纸片全吹走了。大堂的光线有些晃眼，阿申登停下来问前台值班的人有没有他的信。他什么都没收到，正要走进电梯，前台说，有两位先生在他房间里等着见他。阿申登并没有朋友在日内瓦。

“哦？”他应道，颇露出几分讶异。“谁在等我？”

阿申登一直在跟前台搞好关系，平时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他给小费都很大方。对方别有意味地微微一笑。

“告诉您也不要紧，我看得出他们是警局里的人。”

“他们来问什么事？”阿申登问道。

“他们没说，就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说你出去散步了，他们就说等你回来。”

“他们来了多久？”

“一个小时。”

阿申登的心一沉，但很小心地没有在脸上显露出来。

“我上去见见他们。”他说。操作电梯的人已经站到一侧让阿申登进门，他摇摇头。“我太冷了，”他说，“还